

最大的醫生

蔣文玉姊妹

我幾乎是在祖父母家中長大的，與父母的關係非常生疏，只有在小學時期曾兩度到父親的新家庭居住過幾個月。期間因為父親的情緒失控及偶有肢體暴力，所以，雖然知道父親是愛我的，但彼此的相處都不是很愉快。婚後帶著滿月的孩子去給父親看，竟也發生言語衝突及無心的肢體傷害，因此阻擋了我們的往來。

921大地震那年，在妹妹的婚禮上碰面之後，就再也沒見過父親。後來輾轉得知他已前往大陸發展居住，本以為此生不會再有交集了，但又聽說他在北京信了主，心中百感交集，覺得我和父親之間的關係似乎有了新的開啟，神總是讓「不可能成為可能。」

三年前，大陸的公安通知姑姑父親因故燙傷，但大陸的伴侶似乎不想照顧；他也沒能力返台，姑姑覺得應該幫助他回到台灣。在回台的過程與返台後的前兩年，我都只有在經濟上支援，完全沒有出面，因為心中不願意。但也沒有對上帝完全說「不」，心裡明白這是我所要面對的課題，不管是「饒恕」或是「孝順」都有神的話語在提醒著。

去年9月，姑姑來電抱怨父親的事，內心頓時感到不能再逃避而躲在姑姑的後面，這是我要學習面對的。於是撥了電話給父親，他很開心，隔兩週北上時也預備心去探望。將近晚餐時分，他趕緊把他們教會的宣教士和長老都請來，要她們看看我。席中父親因為心情愉悅喝了酒，被勸阻不要多喝時，卻出口頂撞勸阻他的宣教士。用餐結束時，氣氛雖然尷尬，但我還是要他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，並答應會再去探望。

在這段時間，我原本想若有北上就多去探望，但當聽到答應會好好照顧自己身體的父親，因為醉酒受傷被救護車送往急診時，又覺得不能去探望，免得鼓勵了他的不當行為。後來的日子，姑姑多次提到教會的人建議父親：「因為兒女（我和弟弟妹妹）沒有奉養父親，可以對三個孩子提起訴訟，也許因此能額外領到政府的補助。」自從父親回到台灣，我負擔了他幾乎全數的生活費，所以當聽到他們竟然建議父親提起訴訟，心中自然非常憤怒，也擔心會牽連先生。於是向先生提起這事，另一方面我也找到以前的一些資料（為出庭時能當證據呈上）。回憶起這些不堪的往事，心中的傷痕再次被撕裂，疼痛難當，所以當看見聽我敘述、抱怨的先生表現出不耐煩時，我就衝口說出：「那我們離婚吧！這樣你就不用管了。」先生錯愕地說：「妳怎麼這樣啊！？」我沒理會，就離開了！

這樣的我，隔天與姊妹們一起前往長庚醫院報佳音，結束時，祈禱室的姊妹送我們每人一本福音冊子當聖誕禮物。回到家中，又想起可能被提起訴訟的事，心情還是很激動很生氣，於是趁家中無人，把所有的門窗全部關上，躺在沙發上大聲痛哭，抱怨神：為什麼這樣不公平？為什麼父親可以不像父親，而我一定要乖乖順服盡自己的本分？實在太不公平了！痛哭流涕半小時後，終於沒力氣了，左看右看，於是拿起早上祈禱室姊妹送的冊子拆開來看，封面是「回家」二字，順手一翻，看到「浪子回頭」的經文，喔！這是非常熟悉的啊！但最後的兩節經文竟然在此時深入我心：「父親對他說：『兒啊！你常和我同在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；可是你這個弟弟是死而復活，失而復得的，所以我們理當歡喜慶祝。』」

此時，彷彿主耶穌就與我站在一起，為我重新定義了「我與父親的關係」，「父親」成了「我的兄弟」。是啊！我是「大兒子」，常與主同在，沒什麼缺乏；但我父親是在外頭顛沛流離「失而復得的孩子」，我不是應當與主耶穌一同歡喜他回到我們的家中嗎？可是我卻一直在向主抗議：「不公平！」霎那間，心中的傷痛與不平似乎被主撫平醫治了！可以平心靜氣地靠著主來面對這件事了，而不是靠著肉體血氣行事。感謝主！祂是最大的醫生，知道我的問題，也能醫治我的內心，使我得以脫離撒旦的轄制，再一次回到天父的愛中得享自由！